

当你说离开的时候，你缅怀些什么？



重庆唱团 荣誉出品  
最文摘

# 不是在恋爱 也不是不在恋爱

NO.3

策划 / 赫宇颖 主编 / 冯 丽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独唱团  
最文摘

# 不是在恋爱 也不是不在恋爱

策划 / 赫学颖 主编 / 冯 丽

副主编 / 王利彬 闫桂萍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是在恋爱 也不是不在恋爱/冯丽编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9  
ISBN 978-7-229-06891-2

I. ①不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02009号


## 不是在恋爱 也不是不在恋爱 BUSHIZAILIANAI YEBUSHIBUZAILIANAI

赫学颖 策划  
冯 丽 主编

---

出版人: 罗小卫  
责任编辑: 张欣 雷刚 于晓宁  
美术编辑: 崔琦  
版式设计: 唐蔓生

---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责任公司发行

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19号财富中心财富三号B栋9楼 邮政编码: 401121

淘宝官方购物网址: <http://ktnwts.tmall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---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5 字数: 210千  
版次: 2013年9月第1版 印次: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: ISBN 978-7-229-06891-2  
定价: 22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重庆课堂内外杂志有限责任公司调换: 023-63659865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温馨提示: 本出版物部分图片、文字为读者推荐, 因故未能联系上原作者的, 希望原作者及时与编辑联系, 以便补寄样书和稿酬。

# 青春是一次成长的触动

OUR YOUTH, OUR GROWTH

文 / 水蓝衫

这个时候，时光轻得像一首歌，年轻的歌。

少年骑着脚踏车，左顾右盼，扣子敞开，格子衫在风中拖曳出飞扬的符号，如一只故作老成的稚鹰，翅膀透明，翩然起伏。只是，对面双眸如星的少女羞赧一笑，脚踏车便仓皇不已，左拐，右拐，莫名其妙地上了无人涉足的石子路。柳荫匝地，心事咯咯啾啾，慌乱牵着欢喜的手，仿佛在黑白交替的钢琴键盘上踮脚起舞：哆来咪发梭拉西……

橱窗里帅气男生的照片总是会丢，校园里那些来不及开放的茉莉总被一扫而光。错落有致的空白，大片大片出现在深深锁起的日记本里，里面夹着洁白的茉莉，和一个男生的名字一起，悄悄开花，悄悄爬上少女的面颊。

而此时，操场长满浅浅的草，有花香飘过，馥郁四季。

爸妈总是要求我们要“听话”，老师只会喋喋不休地重复着“成绩”，可青春总会做太多的梦，上帝也赐给每个小雀一对躁动渐长的翅膀。我们想在大雨里奔跑、尖叫，然后在每个彩虹环绕的清晨，规整走过你们规划好的金光大道。青春有许多无奈，也有很多忧伤；我们会写诗，也会狠狠将皮球踢出操场的院墙；我们有不为人知的小决断，也有故作张扬的大渲染。是的，我们很叛逆，很古怪，同样会犯很多的错，但我们知道并且坚信：善良的你们总会像大海一样，将滑滑愣愣傻傻的小鱼儿，轻轻环拥。

时光赋予了我们成长的渴望，稚嫩的蜕变总有一层又一层的酸涩和痛楚，请让我们慢慢长大，这世界，将会是一个在温柔等待着我们成熟的果园。

我们不是在恋爱，也不是不在恋爱；我们不是耍矫情，也不是在故作小清新；我们不是要叛逆，也不是一味盲目顺从……而这一切，我们不是不懂。时光给了青春一个敏感细致的触角，总要让我们在成长的触动中，细细体会，慢慢思量。

就像——青春的雨季，也是成长的花季。

# Table of Contents

不是在恋爱 也不是不在恋爱

## 薄墙旧事



---

薄墙旧事 / 连 谏	002
镂刻成一张铜版画 / 水 唇	006
暗恋这样改变了年少时光 / 安 宁	010
少年遇上红玫瑰 / 锦 上	014
我已忘记曾经最流行的我爱你 / 7 号同学	017
时间令我们溃散 / 飘飘飞雪	022
谁的青春不曾上演笑傲江湖 / 水蓝衫	024
我的花期很肥很肉丸子 / 四夕羽	028
谁在罗文大道的拐角等待 / 李伟松	031
永远 17 岁的高中生活 / 曾 良	037
永远的樱木花道 / 张 觅	042
原谅时光没有忘 / 桥边红药	046
爱情容易使人成为笑柄 / 榛 生	051

---



Table of  
Contents

不是在恋爱  
也不是不在恋爱

## 喜欢，喜欢的花朵



---

喜欢，喜欢的花朵 / 张婧洁	058
亲爱的牛顿先生 / 一路开花	062
想把我唱给你听，趁现在年少如花 / 玻璃沐沐	067
初恋和 99 个芒果 / 新鲜旧情人	070
第一女孩 / 夏七夕	075
刚好我也喜欢你 / 猪小浅	079
你看你看痞子的脸 / 语笑嫣然	082
如果我说，如果 / 迟雨落	088
谁为青春写下美丽词句 / 欧晓鸥	093
谢谢与你的擦肩而过 / 水蓝衫	098
寻找九九 / 薄荷	102
一种放弃在路口微笑 / 艾美丽	107
注定我们要错过一场春雨 / 石彬彬	111
足迹印在属于你的跑道上 / 晓凡	114

---

## 未了词章



---

未了词章 / 言宴	120
谁该在雨巷撑着油纸伞 / 花崖	126
“十三格格”和她的小狗 / 余显斌	129
每颗星星都璀璨 / 7 号同学	133
怪咖是怎样炼成的 / 岑桑	139
看见你与我一样的忧伤 / 王莘	144
不嗣音 / 林莹	149

---

*Table of*  
**Contents**

不是在恋爱  
也不是不在恋爱

---

欠你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 / 青梅如豆	158
再见，足球男孩 / 多多	163
彼此伤害，彼此温暖 / 安宁	168
纯胖子 / 张贇	173
原谅那一场冗长的流年时光 / 不语娃娃	176

---

---

## 来不及学坏



---

来不及学坏 / 饶雪漫	184
寂寞的 17 岁 / 一路开花	189
我喜欢的男孩 / 张晓晗	193
出走在忧伤的秋天 / 吉安	198
孩子 / 宋静茹	202
那道青春里最难堪的疤痕 / 王辛	206
曾经，我喜欢不良少年 / 柏邦妮	211
翻墙 / 刘昕韬	214
18 岁的成人礼 / 冠豸	224
和 iPad 有关的青春事件 / 榛生	230

---

*Table of*  
**Contents**

不是在恋爱  
也不是不在恋爱



Chapter  
One



# 薄墙旧事

Unforgettable memories

每一个字，都是他青春路上的心灵细语。



## 薄墙旧事

文 / 连 谏



/ 1 /

他17岁时知道了爱情的滋味，就是面对一个人时，整个世界都丢掉了颜色，而她，是唯一的一抹灿烂。

他的唯一颜色，是高而绰约的粟米。

她每次经过教室外的窗子时，他的眼神就会从一侧追逐到另一侧，不落下每一片衣袂。懵懂里，他知道了爱情是一种让人忧伤的东西。比如，他和粟米近在咫尺，却因为一面薄薄的墙壁，便是天涯了。他常常看见粟米和其他男孩子说笑着穿过校园，对他而言，她只是远方的风景，可观而不可达。

17岁的夏天，他疯狂地爱上了写日记，密密麻麻的文字，记录着他的粟米，淡淡的忧伤是他唯一的心情。日记里，记录着粟米的衣服、发型，以及她和谁走过什么地方，说话时用了什么表情。

他常常想：这个粟米，仿佛在昨天，还是一个头发微黄的白净女孩子，眼睛眨啊眨的，眨着青涩的花



蕾，怎么在一转眼间，她就绽放如朵了？

隐约知道粟米的家与他家隔了三个街区，那段日子，因为粟米，那个他极少去的街区变得熟悉而亲切。没事时，他到那边走走，即使有事的去或回，亦要绕到粟米家附近。就是在这样的不意中，得知了粟米家的门牌。粟米出了楼道的第一个动作，就是抬头望一眼天空，慢慢走，越走越快，如同脚下安了弹簧，一路跳跃着青春的轻盈。

所谓的不意路过，不过是为遇见粟米，这是他的秘密。疯狂写日记让他的文字功底突飞猛进，校报上常有他写的忧伤诗歌。同学问他是写给谁的，他只笑不语。

## / 2 /

那一年冬天，男同学都在疯长，像遭遇了雨水的竹子，日渐一日地茁壮。当看见一拨拨壮硕的男孩子走在粟米身边时，他站在阳光下，看见了自己的哀伤。和同学相比，他像一株种在贫瘠土地上的树苗，羸弱得可怜。他总认为没有女孩会喜欢自己，在高大的同学中间，他更像一个青涩的孩子。他的爱情，是黑夜里打开给自己欣赏的秘密。遇见粟米，一切的貌似不意，其实都是他的刻意。远远看见粟米，轻轻蹦跳在绿树如荫的路边，身上的淡青色棉布长裙，花蕾样闪烁着穿过树叶的斑驳阳光，那片刻的生动，让他的眼神，一点点滞住。

每次刻意制造的相遇，其实是想看见粟米，而每次遇见了，他会极快垂下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仿佛轻轻一扫，她就会洞穿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。

这一次，没来得及躲，僵持的眼神被她逮住。粟米望着他，浅短的惊疑后，是微微的笑：你是良颂吧？

那刻，他的心窒息了一下，然后被幸福击中：她居然知道自己的名字。短暂的慌乱让他把设想过千万遍的开场白，统统不知丢在什么地方。只会看着粟米，傻傻而腼腆地笑。

粟米笑着望他：你的诗写得很美。

他低声说：是吗？

粟米说：真的，我喜欢。

他多么想说：那些诗，是写给你的。却不敢。

他只说：你要喜欢看，我可以写很多给你。

粟米渐渐不笑，说：良颂，你该好好学习，等读大学了，我们就长大了。

说着，粟米嗒嗒地跑远了。他站在原地，很久，想粟米的话里的意思。那句长大了，究竟包含了多少意义？究竟，粟米是不是洞穿了自己的秘密？

/ 3 /

那个晚上，他趴在桌上，反复写粟米、粟米、粟米……
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没命地读书。爸爸和妈妈说：良颂这孩子懂事了，知道用功了。只有他知道，自己只是想将来的某一天，他还会和粟米在同一所大学，进出之间，还可以看见蹦跳在树荫下的粟米。

18岁的他长高了，像贮存了足够养分的树苗，春风吹过，呼啦啦展开所有的枝节。

而粟米则像一枝早已定型的花朵，两年的成长完美了所有的细节，她的美丽安宁祥和，像极了无风夜里的雪花，眉目之间多了悠扬的痕迹。让他的喜欢，渐渐绵长，宛如月光杯里的美酒，闪烁着琥珀色的光泽。

填报高考志愿的时间越来越近，他越来越焦躁。他极想知道，悠扬的粟米，会选择哪个城市的高校——粟米的选择是他未来的方向。想问，终是没有勇气，粟米家门前的林荫道上，常常映着他徘徊的影子。

那次，终于看见急速走着的粟米。

他鼓足勇气迎过去：粟米。

粟米定定望着他，一年的苦读，仿佛沉重的书籍已把他挤出了脑海。半天，她眯了眯显然已是近视的眼睛说：良颂。

他的脸红了一下：粟米，你说考哪所大学最好？

这时，楼上有人喊：粟米。

粟米抬头望一眼，飞快地说：北大。我妈妈叫我了，良颂，再见。

粟米急急跑回家去，春风拂面的街上，他的快乐，来得彻底，粟米看好的，定然是她将要报考的。

那一年他考上了北大，接到录取通知书，第一个想告诉的是粟米，也想知道她究竟有没有被录取。没看见粟米，她妈妈告诉良颂，粟米考了复旦，因为她喜欢文字。

他慢慢说了声：哦。失落来得有点突然。慢慢走回家，拉开抽屉，里面码着整整10本日记，厚厚的，每一个字，都是他青春路上的心灵细语，给那个叫粟米的女孩子。

本想和粟米考同一所大学，将日记作为送给粟米的第一件礼物，却是不可能了。

几天后，他抱着10本日记，站在粟米家门口，说：粟米，送给你的。脸赧地红了。粟米奇怪，用沾了水的手指点了点说：什么呀？

他小心地拂去水滴：看完就知道了。

粟米接过来，笑笑说：正好有一个漫长的暑假，足够我看完它们。

他的心，轻缓落回去。那一刻，他是如此害怕拒绝。把日记推到粟米怀里，羞涩的他，顺着楼梯栏杆，飞快旋转下去。从来没有过的轻松，像在万里晴空伸展开透明羽毛的鸽子，幸福轻飘飘地飞翔。

#### / 4 /

一个暑假，因为期望而变得漫长。

去学校报到的日子快到了，他忐忑地敲响粟米家的门，开门的是个爽朗的男孩，他的心沉了一下，问：粟米在吗？

男孩回头喊：粟米，有人找。

粟米拿毛巾揩着湿漉漉的头发，见是他，说：肖启，快让良颂进来。

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，不祥慢慢浮上来。粟米指点男孩：肖启，给良颂拿饮料。

叫肖启的男孩拉开冰箱，掏出一罐可乐扔给良颂，隐隐的笑里有暧昧不清的内容：粟米，我给你吹干头发吧，不然赶不上六点半的电影了。

粟米说：哦。电吹风嗡嗡响着，肖启的手指，娴熟无比地穿过粟米的黑发，三个人的房间变得沉闷。

在他，像是煎熬。终于，电吹风停下呜咽，良颂艰难地说：粟米，你看了么？

粟米的表情停滞一下，然后说：哦，疯玩了一个暑假，只想把以前没玩成的时间给找回来，还没顾上得看呢。

他的心，沉沉的。疼，或者庆幸，一齐拥挤进心里。

还是拿回去吧。

粟米说了好，进卧室抱出来，递给他，问：什么呀？这么沉？

他说：我写的诗歌，记得你说喜欢，就想让你看看。

粟米说：哦，你写了这么多啊？

他说了再见，转身出门，眼泪哗啦就涌了出来。17岁到18的两个夏天，他写了10本日记，是他一个人的爱情，与粟米无关，完美只在于自己的心情就好。

# 镂刻成 一张铜版画

文 / 水 唇



/ 1 /

尽管班主任三令五申，甚至是极为严厉地警告说，谁要不爱护新课桌，在上面刻字，就给他处分！

但是这根本没有用，似乎反而成了一种刻意的提醒。几乎在一夜之间，全班配发的新课桌就像是春雨浸润的青石板，立刻滋生出大大小小春意盎然的苔藓——行云流水的个性签名、有板有眼的“到此一游”、浓墨浅彩的高山流水……

班主任深谙“法不责众”这条古训，他一言不发地在教室里转了两圈之后，阴沉的脸突然间充溢着阳光与惊讶。

他快步走上讲台：“我今天想说的是，大家应该向周东同学学习，全班只有他的课桌爱护得最好。”

在全班一片低低的“嘘”声中，我仿佛异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火星入。



是的，谁也不相信我会突然间改头换面。

在整个年级，几乎什么坏事都做过、并且公认是“带头大哥”的我，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种彰显个性的“好事”？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里，我的课桌应该是色彩斑斓、山河纵横、惨不忍睹，恰似我随心所欲的习题纸。

可事实上，我的课桌什么图画和字迹也看不到，油光光、干净净的桌面上，映衬着我那张16岁青春张扬的脸庞。

要说打死也不相信的，是和我隔着过道的大林。他分明看到我昨天拿着圆规，用锋利的针尖“咯咯吱吱”刻着什么，于是他也豪气干云地在课桌上留下了自己心仪的句子：双脚走天下！

大林极不甘心地站起身来，眼睛瞪得如两个硕大的英文字母“O”，巡视着我的课桌，我声色俱厉地骂道：滚回去！再看，再看就叫你“单脚立乾坤”。

我的父亲是个木匠，所以我知道这种涂有清漆的课桌，只要不力透桌面，刻上的字根本看不出来，如果有灰尘嵌入其中，痕迹才会显露出来，再用水冲洗，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我刻下了一个女生的名字：“董雨”，环绕着她名字的，是花瓣交织的心形图案。

## / 2 /

高二的那个春天，学校组织植树节活动，每人义务植三棵树苗，为了增强友谊，男女生自由搭帮。

平日里对我“毕恭毕敬”的“手下”，哗啦一下子被叽叽喳喳的女生“抢”了个精光，只剩下我这个爱恶作剧的“头儿”，被大家心有余悸地晾在了一边。

我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，掩饰着心中莫名的悲凉。

这时她径直走了过来，笑靥如花，向我伸出了手，声若银铃：“周东，我们一起吧！”

我有些眩晕，双脚软软地像踩在云端。

董雨，这个各项成绩优秀的明星，这个我从来不敢妄想的校花，在那个寒风犹存的三月，让我嗅到了阳光的味道。

后来，大林无不钦佩地比划着说：东哥，那天你是不是吃了兴奋剂，六个那么大的树坑，十几桶水，你吭哧吭哧一会儿就搞定了，双脚跟安了风火轮差不多……

自那以后，爱捣乱的我安静了很多。我会在教室的角落里发呆，会藏到操场的篮



球架旁，躲闪着她那偶然飘过来的目光，远远看着她那高高束起的发辫如火苗一样欢快跳动，甚至听到有人喊“董雨”，也会紧张得满手是汗。

我也曾暗暗希冀，如果有一次，哪怕是仅有一次，我与她的照片能够一同出现在光荣榜的橱窗里。那一刻我一定会底气十足地走上前去，对她说出心底那些深植的秘密。可事实上一次也没有。我终于开始痛惜那些被浪费的时光，远远地，横隔成羞愧自卑的海洋，一如三月的植树节，她在我心中植下的哀伤。

### / 3 /

高三轰隆隆来临，接着就是紧张压抑的毕业考试。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早已没有希望的学生来说，无疑是走走过场。

考试是打乱座位的，谁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分在哪个考场，哪个位置。

考试结束，百无聊赖的我回到座位之后，心突然狂跳起来。原来，我刻下的那些浅浅的图案，竟在辗转流离之间显现出脉络清晰的印痕。

但这并不是最要命的，要命的是，我分明看见那个环绕着心形的图案下面，有人刻下了一行娟秀的字迹：我们一起吧，大学见！

多么熟悉的语气，难道是她吗？我循着课桌左角贴着的“9”号标签，用两包烟

的代价从学习委员那里要来了考生的花名册，我想知道是谁发现了这个惊天的秘密，又情意拳拳地留下这样一句话。

一个少年心中，充溢着暗涌的渴望与惊悸。颤抖的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考试登记簿，看到这样的记录——考号：9，董雨。

莫名的热浪冲上眼眸，转过身，眼泪哗啦啦落了下来。

黑色的六月来的很快，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。看着试卷上似曾相识却又如此陌生的考题，我一败涂地。

大林疯狂地将书本撕得粉碎，撒成满天雪花，其他同学也一起嚎叫着“终于结束了”，课桌板凳一片狼藉。

他们没有注意到，那天，一个领头捣乱的“大哥”，却在这个狂欢的季节里，默默搂着一张冰冷的课桌，凝成了雕像。

#### / 4 /

我毫不犹豫地复读了。365个日日夜夜，我疯狂地学习，在无法追逐的光阴中，焚膏继晷地收复着那些曾经荒废的学业。

又一个六月来临，在全校师生的一片欢呼声中，我以绝对的高分考进她所在的大学。

再见到她时，她正在以学姐的身份接待新生，柳荫下她依旧那么美丽，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，雀跃般冲到了她面前，她也立刻认出了我。在秋日的阳光中，欢喜扑棱棱落了一地。

当我结结巴巴提起课桌上的那行字时，她困惑了，课桌上什么字啊？我的考号的确是“9”，你会不会……噢，咱们考试的课桌都是调反了方向的……

我傻在了那里，是我弄错了，把“6”当做了“9”，那么“6”号会是谁呢？

在我暗自思忖的空当，一个阳光帅气的男生向她招手，她欢快地跑了过去，一起说笑着走远了。

我远远看着，她那高高束起的长发，如今绸缎般散落在肩膀上，清风微扬，如一副斑驳的油画。

那些我曾经刻下的图案，和“我们一起吧，大学见”这句神秘的留言，终于镂刻成我青春里一张美丽的铜版画，凸显着青涩时光里所有的欢喜与忧伤。



# 暗恋这样 改变了 年少时光

文 / 安 宁



/ 1 /

那一年也就 16 岁吧，没来由地就喜欢上大学里的一个男生。每天背着书包经过他们教室门前长长的樱花路，总是忍不住在飘飞的花瓣里，侧头看他是否在靠窗的位置上坐着。

如果在，我的心，就会像那飞扬的樱花，轻盈，温柔，而且无限喜悦。

若是空着，心也会跟着空洞茫然下去，好像有什么人，将我的身体掏空了，连那仅存的一点思念，也不给我留下。

当然很多的时候，他都是在的。我心里的那缕柔情，也便一日日温馨地荡漾下去。

没有人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来自哪里，他喜欢看什么书，他又是否有暗恋的女孩子。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，我可以叫他默；我可以不管他来自哪里，

